

# 关于图书情报工作一体化问题的思考

广西植物所 蒋朝渊

## 提 要

本文并不否认某些专业图书馆,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使图书馆工作和情报单位的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综合优势。

但是考虑到当前我国图书馆事业在数量和质量上尚处于相对劣势的现实情况,认为一体化不能急于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铺开,要允许多种形式的存在。

为此,本文对过去的图书馆工作作了一些回顾和反省,与情报单位的工作进行了对比,呼吁加强图书馆的情报职能。

同时也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及其特性。

## 前 言

关于图书情报工作一体化的问题,是关系到图书馆建设战略决策的大事,因而引起了普遍的关注,讨论很热烈,得到不少同志的拥护。而且,在中国科学院系统内和一些大专院校,有的地方已将图书馆和情报资料室合并(这使人联想到“一体化”是指机构上的合并)。也有些同志,持不同看法,认为“一体化”这样的提法欠妥,本文所述是“一体化”问题提出后引起的一些思考。当前,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又一高潮正在兴起,战略决策的正确与否,对整个图书馆事业都会带来影响。所以,对于“一体化”的利弊得失,不能不持特别慎重的态度。情报工作,属于一种新兴的事业,生气蓬勃,有不少长处值得借鉴。而图书馆也有许多经验,应当保持和发扬。图书馆情报的综合体,固然不失为今后的趋势,但是,它要在两者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在自动化的基础上,特别是图书馆工作人员智力结构有所改善的条件下,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 一、时代在召唤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时代,有人认为,世界上最近30年取得的科技成果,几乎等于以往两千年的总和。

以植物科学为例,它原是一门古老的进展比较缓慢的科学,近几十年来,由于化学、物理、数学等学科的渗透,特别是一系列新技术的出现,人们可以深入探索植物的生命奥秘,一步步从细胞水平,发展到分子水平,电子水平,微观到生命现象最细小的结构,进而探索遗传基因的重组。另一方面,植物生态学,已从植物个体、种群、群落的研究,逐步发展为宏观整个植物生态系统,利用多学科进行大规模的综合研究。

目前,一些自然科学门类的发展已开始超出传统的范围而同社会科学交叉起来,形成一批新的学科。

一方面是学科越分越细,微观到基本粒子,另一方面是走向综合,宏观到整个生物圈,全球生态系统,宇宙空间。研究规模也在突破国家和地域的界限,如大气环流,害虫的飞迁,等等,都需要国际性的合作进行大范围的研究。

新的学科不断涌现,科技成果层出不穷,新产品日新月异,科技文献成指数激增,科技知识,从它的产生到传播,应用到老化。整个周期越来越短,一切都在加速前进。

在这样的时代,谁的情报最快,谁就能占上风,谁要是迟了一步,谁就要落后。现在各先进国家之间在某些科技方面的竞争不是以年月来衡量,而是以时日来计算的。

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对于人类文明做出过特殊贡献的民族,在闭关自守,走过一段漫长的曲折的道路之后,正在觉醒,大学生们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我们的科学技术要赶上前去,我们的科学家要登上国际讲坛,我们的产品要打入世界市场。中华民族的古国文明要复兴,社会主义祖国正在前进。这是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时代在召唤着我们,要求我们,为科学研究、技术引进,为领导决策,提供情报服务。使四化建设的每一步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显然,图书馆的传统方法早已无法胜任这一重任,于是情报工作于本世纪50年代就从图书馆中分化了出来,而且很快就成了时代的宠儿。

## 二、情报学和情报工作的兴起

什么是情报?杨沛霆同志把它概括为:“情报是作出决策采取行动所需要的知识和智慧。”它有三个最重要的因素:①知识;②这种知识必须有它的接受者;③传递中的知识。

情报工作,脱离图书馆这个母体之后,就突破过去的传统,赋予固定于文献中的知识以动态的概念。把书刊视为情报信息的载体,抱着以用为重的目标;从一次文献到二次文献、三次文献,深入发掘每个细小的知识单元,然后向用户传递。情报学有一条指导理论,就是:知识必须传递给它所需要的特定对象才成其为情报。特别强调情报对用户的依存关系,杨沛霆同志说:情报很有活力,但又非常脆弱,它必须依附于用户,一旦脱离了用户,也就失去了生命。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借鉴。

为了研究知识的产生、分布、传播和利用的规律。情报学引进了信息论、控制论以及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在图书馆目录学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一门新兴的学科。

在手段上,国外情报单位积极应用电子计算机和现代化通讯技术,对于解决被视为“灾难”的“情报爆炸”问题取得了卓著的成绩。日本前首相三木武夫说,日本有三大骄傲,其中之一就是:可以在12小时之内得悉全世界当天最新的科技消息。日本的《科技文献速报》已将报导时差,缩短到三个月。

目前,国内的情报工作正在蓬勃兴起,不但成为了科学技术人员的得力助手,而且愈来愈为各级决策部门所重视。

现全国已拥有情报网站3000,各类情报人员100000(其中非专职人员5000)情报出版物达五十种。

刘毅夫同志说:60年代提出的耳目、尘兵和参谋等等,早已不能说明情报在我国现代化中的地位 and 作用,情报工作的好坏,已成为决定一个国家是否能迅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他

向中央建议：把重视情报工作定为我们的国策。

最近中情所已被国务院定为“国家技术经济中心”，“国家经济研究中心”的固定联系单位，也就是说要中情所参加中央一级的两大“智囊团”的工作，为拟定各项重大决策提供战略情报，也就进一步确定了情报的社会地位。

### 三、图书馆工作相对落后的面貌

与情报工作相比，图书馆工作相对地说，发展是缓慢的，无论从图书馆的数量和工作质量以及人员智力构成都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图书馆有着悠久的历史，在长时期的工作中形成了一整套的理论和办法。保证了图书馆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因原有的传统所累拘泥于固有的模式，以致工作上有些死气沉沉。在此，向大家介绍一位大同行在《情报学刊》上对我们的批评，原文如下：“今天之所以存在图书馆工作与科技情报工作关系问题，主要是由于图书馆因循守旧，不能适应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而引起的”，“图书馆一直抱住目录不放，硬是不愿往前迈进一步，而对于诸如著录是著者还是篇名作为主要款目标目这样一些问题倒乐意花时间长期争论不休。其根本原因恐怕是图书馆的旧框框多了一些。‘藏书楼’的影响深了些……”。

对此，笔者深有同感。图书馆情报一体化的提出，就某种程度来说，就是因为传统的图书馆不能满足当代客观上的需要。

为了便于了解，现将图书和情报工作列一简表，如图一所示。（参见第159页）

从图中可以看出：情报工作兴起之后，不但在执行着一些图书馆目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图书馆的部分工作，形成了重叠。另外，还有一部分工作，见图上细色虚线所示，则是图书馆应当做，可以逐步做而没有去做的。

1. 我们常常以馆藏若干万册来衡量一个馆的规模，但我们馆藏有一个弱点，就是不够重视现场资料和预印件等内部资料的搜集。公开发行的书刊固然重要，但是一项成果从形成文献到公开发表，周期很长，有的刊物甚至要1至2年，书籍的周期更长。而一些专业会议、来华座谈、成果鉴定等会议资料却要新得多。

2. 对于文献的加工处理，一般停留在外部特征上，并以一本书，一种刊为单位，这样的标引深度只能粗略地揭示馆藏，加上不少馆对外闭架，读者当然很难依据这些笼统的书目查找到自己所需的资料。据统计，人类的知识总量，大概过十年又会翻一番。面对如此浩瀚的知识。唯一的办法就是编制文摘索引，为读者提供一条捷径。过去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而在现代，即使24小时不睡觉不吃饭也无法看完本专业的文献。

其实，文献目录工作正是我们的擅长。是图书馆员的看家本领。特别是一些大馆，积极参与检索刊物的编制出版工作，责还旁贷。

3.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连现成的索引，也未充分利用，我们的咨询工作，仅限于一般化的服务，甚至答非所问，书非所要，有如隔靴搔痒。图书馆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就要使图书馆的读者咨询工作从根本上改观，把一流的馆员调到前沿阵地上来。充分发挥检索效能，将一般咨询提高到专题咨询服务的水平上来。并由静态服务转向积极的动态服务，同时尽可能地采用现代化技术，解决手段落后问题。把咨询服务作为图书馆第一位的工作来抓。

4. 过去，我们主要的方式是一本书一份期刊的借与还。我们习惯于“图书流通”这个术语。缺乏一种高速度的信息传递的观念。须知，图书馆也要和工厂企业一样，应当将物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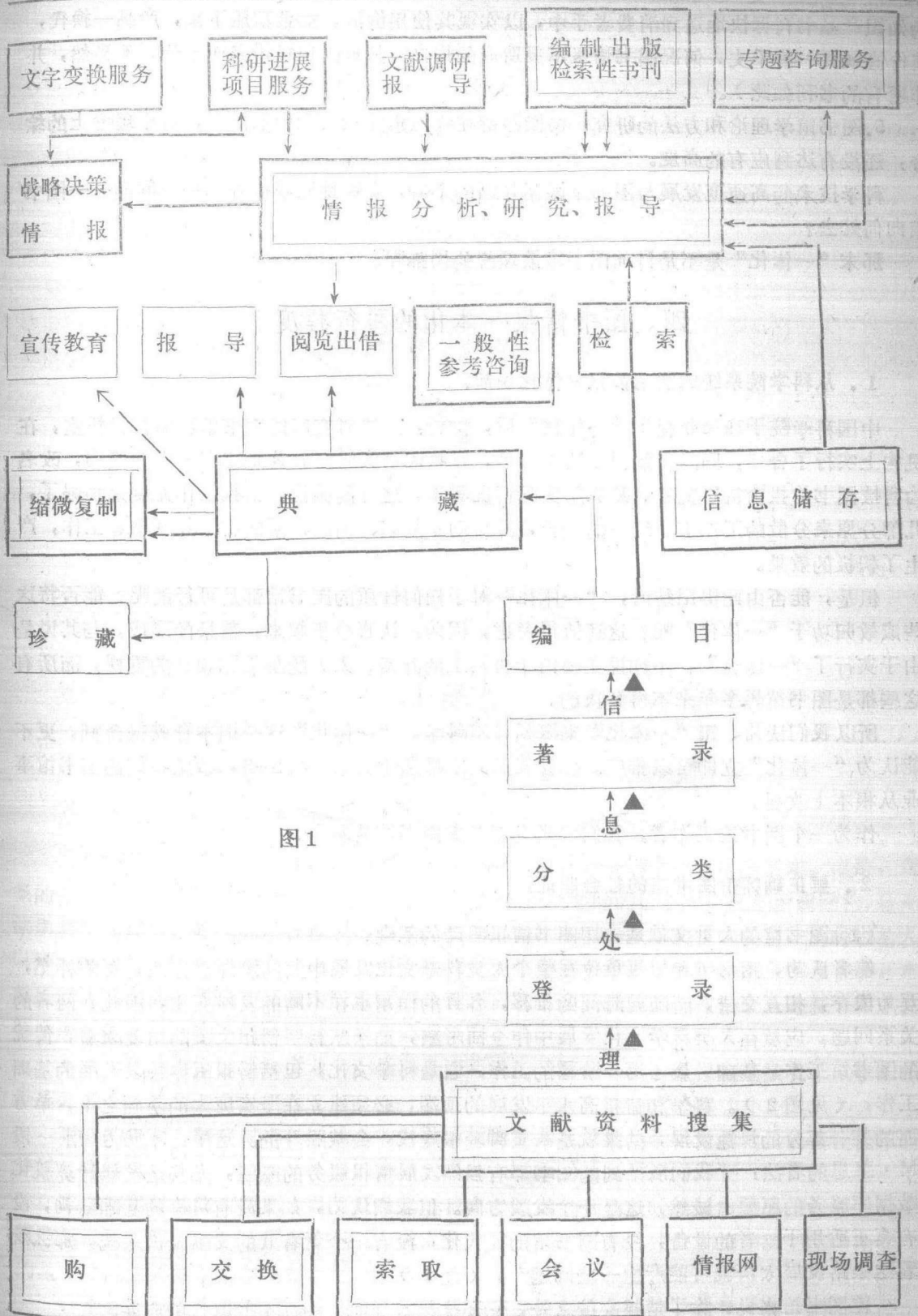


图1

①细线表示图书馆工作流程；②粗线表示情报单位工作程序及情报流向。

的知识产品书刊很快地送到消费者手中,以实现其使用价值,如果积压下来,产品一换代,其价值就要一落千丈,何况图书情报不灵造成的损失,是难以用货币来衡量的。(当然,并非所有的书刊如此)。

5.图书馆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仍旧停留在经验感受和实验性的描述,对于理论上的综合,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

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与图书馆因循守旧的矛盾,尖锐地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图书馆向何处去?

那末“一体化”是不是目前图书馆最理想的出路呢。

## 四、图书情报一体化的可行程度

### 1. 从科学院系统的图书情报一体化说起:

中国科学院于1978年提出“一体化”后,接着,一些研究所的图书馆和情报资料室,在机构上实行了合并,同时,加强了情报力量,并将图书资料室升为研究室一级的机构,改名为科技图书情报资料研究室。从我所实际情况看来,这样的做法,情报工作无疑是加强了,几部分原来分散的工作有了统一的领导,并带动了复制、出版、采购和馆际互借等工作,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但是,能否由此得出结论,“一体化”对于任何性质的图书馆都是可行的呢?能否将这些成效归功于“一体化”呢?这还值得考虑,因为:认真分析起来,效果的形成,与其说是由于实行了“一体化”,不如说主要由于机构上的升格,人力的加强和领导的重视,而所有这些都是图书馆界多年来不得解决的。

所以我认为,用“一体化”来概括并不科学,“一体化”这个词本身就很含糊,更不能认为“一体化”立即可以推广。尽管我们大家都急于寻求一条出路,希望我们的图书馆事业从根本上改观。

作为一个图书馆工作者,我们应当全面考虑图书馆的职责。

### 2. 要正确评价图书馆的社会职能:

#### (1) 图书馆的大量文献是一切图书情报活动的基础:

笔者认为,图书馆和情报单位在整个人类科学文化发展中共同发挥着作用,互为补充,互为依存,相互交错,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自的作用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因此,两者的关系问题,应放在人类科学文化发展中作全面考察,如果从科学情报交流的角度来看,传统的图书馆工作是基础,属于第一阶梯的工作,它是科学文化,包括情报工作赖以发展的基础工作,(见图2)。科学和情报高水平发展的顶端,必须建立在坚实庞大的基础之上,单方面的某一部分的快速发展,结果就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会栽跟斗的。这里,不防引用一段M·莱恩的看法:“我们所见到的图书都有强烈发展情报服务的愿望,尤其是发展计算机化数据库服务的愿望。诚然,这是一个发展方向。但我们认为,如果没有可靠的基础结构,没有真正适用于读者的设备,没有图书馆的现代化,没有一个更有效的文献提供系统,那么沿着这条路发展太快就可能产生一些问题”。(注1)

就图书馆来说,除了情报交流之外,它还执行着任何机构都不能取代的职能。

#### (2) 图书的直接阅览,始终是第一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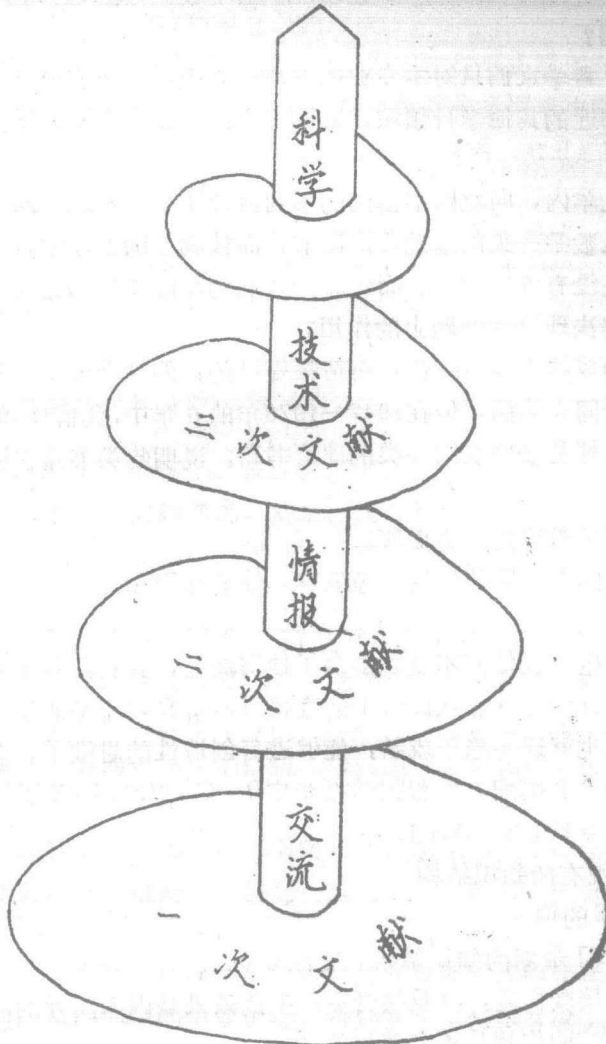


图 2

一本好书，一篇好的文章，人们可以把它分析标引到 5—10 个主题词的深度，但是，众多的主题词的组配，终究不能取代它。它是一个整体，她的精辟的论述和严紧的逻辑结构，是无法用简单的词组、数字的组合再现出来的。阅读好书，不但给人以情报的信息，同时也给人以知识和智慧，以及精神上的滋养。可以看到，不少专家学者，往往特别喜爱某几本书，常常反复阅读它的某些章节，从中吸取营养，受到启发。这一类的书，在一个人的整个学术生涯中所起的作用，决不是单纯的情报所能概括得了的。

(3) 图书馆保证了读者对一门学科全面系统的了解。(这是情报难以实现个人收藏也办不到的)。

智慧的火花，科学发现的灵感，有时并不出现在本人熟悉的学科范围内，而往往在不同学科的交接处。

图书馆科学的藏书组织，既要反映各学科本身纵向的系统，也要反映出各门学科之间的横向的联系。同时，它的最新文献又反映着科学发展的趋向和已达到的顶端。图书馆所提供的是一个任由读者的思维纵横驰骋的天地。

一个知识单元本身对读者解决某一具体问题固然重要，而如果把它置于整个科学系统中展现在读者面前，它的价值才能充分显示出来，从而获得无限的生命活力，有的边缘学科不

正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吗?

不能错误地认为,科学家们只对本专业的书藉感兴趣。一个有成就的学者,总是兴趣广泛,常常把触角伸向邻近的其他学科领域,去寻求方法,获取启发和灵感。我们不妨借用一个例子:

一位核物理家在几年内,向北图书借阅的书刊共计42册,除了24册是有关期刊和会议录之外,其余43%全是数学一类的基础理论图书,而核物理的专业书,一本也没有,因为他研究的课题,国内外还没有现成书藉,而要靠一些别的基础理论书藉来提高和发展。(注2)

(4) 图书馆在解决理论性问题上的作用。

图书的特点是它的成熟性和系统性,而情报提供的,偏重于技术性的方法,数据等等,仍以电子工业部魏俊奇同志为例,他在1947—1978年的6年中,共借1800册次,除了60%的专业书刊之外,其余40%都是基础入门一类的理论书藉。说明此类书藉在读者需求中占有相当的地位。

(5) 图书馆是高等教育的一方面军。

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人,即使受过高等教育,他的知识和能力还是有限的。更何况我国的现实情况。

有些人看不起大学生,说他们不过是学会了抄书而已,其实,善于吸收前人的成果,正是一种可贵的能力。这种能力并非从课堂上的直接讲授得来,而是通过大量的阅读才能获得一旦拥有这种能力,他也就逐步趋于成熟,能够进行创造性的思维了。有人说:“技术上,发明创造是已有知识的重新组配。”根据情报学家B·C·Brooks关于情报理论的方程式:

$$K[S] + \Delta I = K[S + \Delta S]$$

其中[S]是现有的知识结构

$\Delta I$ 是情报的输入

[S +  $\Delta S$ ]是新的知识结构。(注3)

可见一个人对情报接受程度,以及接受后产生的效果是因人而异的。而在原有的知识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图书馆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6) 图书馆在保存文化遗产上的历史作用。

我国几千年文明得以较完整的保存至今,在于图书馆从藏书楼时代起,就逐渐形成了一种珍惜片纸只字的传统。而且管理有方,秩序井然,我们今天的灾害性天气及地震预报能够达到现在这个水平,要感谢前人做了大量的纪录,而图书馆又忠实地把它保存了下来。随着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祖国文化的宝藏,必将以更新的面貌展现在人类面前,特别是“潜科学”的提出,为这方面的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一定要记取西班牙殖者烧毁全部记述马雅文明的古代文献的后果,谁要把这些珍藏当做故纸,谁就不可避免地要对人类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7) 图书馆在文献资料不断更新的过程中提炼了人类智慧的结晶。这就是对各种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古希腊的几何著作好几十种,为什么偏偏只有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流传至今仍不失其科学价值。如果单纯从情报来要求,也许该丢进故纸堆了。一种新的文献,它所包括的情报可能有很强的时代特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那么一部分文献,被淘汰,也总有一部分经过不断地流传,淘汰和筛选,最后反而成为价值连城的必读之物,所谓经典著作不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的吗?

(8) 图书馆在提高全民文化,改变社会风尚上的功能。

a. 这包括普及文化知识和科学启蒙工作,帮助人们摆脱无知和愚昧的状态。

### b. 促进高尚的道德品质、信仰和事业心的形成。

早在解放前,我们党就十分重视通过读书会、图书室等形式吸引和教育一代青年,使他们通过理论学习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信念。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是多因素决定的,政治理论书籍中那些精辟的见解,文艺作品中那些对高尚情操感人至深的歌颂,对丑恶咀脸入木三分的刻画,和家長、教师的教导、社会上的正气汇合起来,共同塑造着一代人的美好灵魂。

凡此种种,说明图书馆在科学文化事业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它的职能,在实践上尚待充分发挥,在理论上需要专门地探讨。“一体化”后,这些职能,会加强抑或削弱?利弊得失,不得不慎重考虑。

### 3. 对国外的先例要作具机分析:

有的同志,举出国外众多的例子,来证实图书情报一体化在所必行。笔者对国外情况不甚了解,不便多说,但有一点必须考虑,就是国内外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他们自动化和专业化程度很高,而我国图书情报事业还停留在手工操作阶段。何况我国目前的图书馆,在数量上尚且不足,全国公共图书馆到1980年底仅1651个,而幅员很小的日本1979年已达1600多所(注4),美国平均每17000人有一个公共图书馆,我国平均62000人才有一个。我国的图书情报事业各自都还有一段现代化,专业化的路程要走。高质量的图书情报综合体,要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中才可能产生。过早的超越一定条件的机构上的合并,未必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一方面,固然怕情报工作被图书馆同化掉,另一方面,也要谨防图书馆降为书库的危险。

早在几十年前,国外就有人预言,图书馆将被自动化情报中心迅速消灭和代替,(也有人说图书馆将向出版商,书商过渡)。但是,直到今天,图书馆的社会作用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强了。

总之,“一体化”要看具体情况和条件,要允许多种形式的存在。情报和图书馆工作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从图书馆的角度上看。特别要注重情报交流工作,从情报事业大发展中去吸取经验教训。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图书馆和情报单位的协调和合作。在理论研究和方法技术的改进上,携起手来,如适用于中小型图书资料馆的电子计算机检索系统的设计和安装,文献工作方面的国家标准的制定,全国科技文献检索体系方案的草拟等等。都不是各自单方面所能完成的。

## 五、对于未来的一点设想

关于图书馆和情报工作如何协调,图书馆应采用何种建制为宜,是图书馆界的大事,应当作为图书馆建设的战略决策来抓。

当然,从长远来看,综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可以设想,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为了发挥情报和图书馆的总体优势,在国家(或地区,或系统)的主持之下,将相天的部门组合起来,成为一个大的图书情报综合体系。一方面通过标准化进行大的组合,一方面又为发挥各自的所长创造条件,使其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形成一个形式多样、布局合理、网络贯通、运转灵活的体系。也就是说,根据系统工程的要求:“从全面出发,合理地发挥局部作用,求解众多矛盾因素的最佳组合”(注5)如何引进“系统工程”方法用于调节,协调图书情



报各环节工作。这是图书馆科学管理方面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们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但我们的文化遗产十分富有，加上国外文献的引进，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巨大资源。图书馆的职责就是参与这一资源的开发，变精神为物质，全面推我国经济、科学、文明的建设，同时也在前进中改变自身的落后状态，迎接图馆事业第三次的重大改革。

### 参 考 书

- ① M·莱恩, E·史密斯: “对中国图书情报工作的印象和看法”, 见: 《科技情报工作》1981年第10期
- ② 魏俊奇: “作为一个读者谈谈北京图书馆的藏和用”, 见《图书馆学通讯》1982年, 第2期, 第50页。
- ③ 孟广均: 《情报概念论述和我的看法》。见: 《科技情报工作》1981年第4期, 第23页。
- ④ 《世界图书》A辑, 1981年第8期, 第22页。
- ⑤ 《科研管理》1980年第, 第2期, 第40页。